

唐武后改字考

董作賓 王恒餘

- 壹、各書所載字體集錄
貳、各書及碑誌所錄比勘今正
叁、結語

壹、各書所載字體集錄

隋恭帝楊侑即位(617 A.D.)不久，李淵取而代之，改朝為唐。公元六—八年登皇帝位，并誇耀其武功，起年號為「武德」。迄昭宣帝李祝天佑三年(906 A.D.)，亡于朱全忠，前後共二百八十有九年。其中以武后則天，最為突出。茲就其改字一端，述之如下：

一、

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傳、葉十四、

云：

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作璽、
四、璿、②、圀、○、厖、惡、廩
鳳、牽、岳、十有二文。太后自名
璽，改詔書為制書。

二、

通志卷三十五、六書五、志、葉五。

九、五一〇、云：

𠂔代天、璿代地、○代日、⊕代月
、又作匣、○代星、惡代臣、廩代載
、厖代初、牽代年、正代正、又作岳、
璽代照、璿代證、璽代聖、廩代授
、庫代戴、圀代國。

右武后更造十八字代舊十六字，史臣儒生皆謂其草創無義。

以臣觀之，天作𠂔，日作☉，並篆文也。年作𠂔，正作𠂔，並古文。行於世者，授古文亦有作𠂔、𠂔者。國亦作囯者。地籀文或有作坐者。星崔希裕纂古而作（按作下蓋漏一字），孰謂其草創而無所本與？

三、

續通志卷七十一、后妃傳、唐志、葉三七〇四、云：

作𠂔、𠂔、𠂔、☉、囯、○、𠂔、𠂔、𠂔、𠂔、𠂔、十有二文。

按吳縝糾繆云：考集韻有𠂔、𠂔、𠂔、囯、𠂔、𠂔、𠂔、七字，亦后所作。然則不止十有二文也。

四、

宣和書譜卷一、葉四十七、云：

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為十九字。曰：

𠂔天、𠂔地、☉日、囯月、○星、

唐君、率年、缶正、患臣、罍照、
廩戴、廩載、圀國、廩初、鑿證、
鰲授、至人、鑿聖、匪生。

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
字。

五、

集韻：

國、塋、圀、骨或切。說文：「邦也
」。古作塋。唐武后作圀。（德韻

昭、炤、照、罍、之笑切。說文：「
明也」。或从火亦省。唐武后作罍
。（笑韻）

正、𠄎、𠄎、𠄎、缶、之盛切。說文
：「是也，从止一以止」。古从一
、二、古上字，或从一足，足者、

亦止也，古亦作疋。唐武后作𣪠。

(勁韻)

聖、𨔵、𨔵、式正切。說文：「通也」。
古作𨔵。唐武后作𨔵。(勁韻)

證、鑒、諸應切。說文：「告也」。
唐武后作鑒。(證韻)

日、𠄎、入質切。說文：「實也，太
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唐
武后作𠄎。(質韻)

月、囧、魚厥切。說文：「闕也，太陰
之精，象形」。唐武后作囧。(月
韻)

初、𦑑、楚居切。說文：「始也，从
刀从衣，裁衣之始」。唐武后作𦑑
。(魚韻)

天、𡗗、𡗗、他年切。說文：「顛也，至高無上」。一曰刑名，剝鑿其額曰天。古作𡗗。唐武后作𡗗。（先韻）

年、秊、𡗗、寧顛切。說文：「穀熟也」。唐武后作𡗗。亦書作秊。（先韻）

臣、𡗗、植鄰切。說文：「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一曰男子賤稱。唐武后作𡗗。（真韻）

人、𡗗、𡗗、而鄰切。說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古作𡗗。唐武后作𡗗。（真韻）

載、𡗗、作代切。說文：「乘也」。一曰年也，唐虞曰載。一曰則也，事也。唐武后作𡗗。（代韻）

璽、星、奎、○、桑經切。說文：「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或者，又姓古作奎。唐武后作○。（青韻）

地、暨、暨、坐、坐、徒二切。說文：「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籀作暨、暨，或作坐。唐武后作坐。（至韻）

授、穰、穰、承咒切。說文：「予也」。又姓亦作穰。唐武后改作穰。（宥韻）

六、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葉十九、唐紀、天授元年下：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

十二字以獻。

十二字：照為𠄎、天為𠄎、地為𠄎、日為☉、月為☾、星為
○、君為鳳、臣為惠、人為𠄎、載為廡、年為𠄎、正為𠄎。又
有證為𠄎、鍾為聖二字。

七、

正字通云：

人、集韻古作𠄎，唐武后改作𠄎。

（人部）

初、同文舉要作𠄎、𠄎。焦竑畧記

字始作𠄎，注云：見宣和書譜。又

唐武后作𠄎，韻會譌作𠄎，義無所

取，今不從舉要。（刀部）

月、六書統作☾，象全望形，其中

者、月所涵大地景也。（月部）又

引鄭樵六書畧：「☾即月字，太陰

之精」。焦竑俗書刊誤引唐武后字

，日作日，月作月。按三說音義並非。（口部）

匡，唐武后改作匡，見宣和書譜，舊本闕。（匚部）

圀同國，唐武后作圀。武氏好改新字，有言國中或，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改為國。復言武在口中，與囙何異？改為囙。（口部）

地，篆作地，籀文從隊作墜，別作坐，坐。同文舉要改作走。坐同地。篆作坐，見同文舉要。按坐，即坐之首。（土部）

天，張衡墓碑作而，俗譌作页。碧落碑天篆作𠂔，金石韻府譌篆作𠂔。武曌改作页。（大部）

日，六書畧謂乙象三足鳥說誕甚。

六書統以㊦為日，日或作日，註云：中乙本圓，以其動而不定，掣曳而長，故其文从之。又作㊧，註云：此文與上稍異。（日部）

臣、唐武后制字改臣作𠂔。（臣部）

聖、六書畧武后鑿代聖，字學三正武后聖作𡗗、𡗘、𡗙。（耳部）

星、六書故古單作○。（日部）

上錄各書謂武后所改字，詳畧不一，錯誤極多。千餘年來，無有正之者。且謂所改字數，亦有六說：

1. 主改十二字者

a. 新唐書（宋祁、歐陽修）。

b. 續通志（清高宗敕紀昀等撰）。

c. 資治通鑑（司馬光）。

2、主改十四字者

資治通鑑 胡三省 注 (加證聖字)。

3、主改十六字者

集韻 (丁度)。

4、主改十八字者

通志 (鄭樵)。

5、主改十九字者

宣和書譜 (朱勣撰人)。

6、正字通所錄，謂武后所改僅八字。

今以碑、誌實物證之，上六說均不確(說見下)。

貳、各書及碑誌所錄、比勘今正

- (一)、照、武后改作曁。以「明、空」二字合為一字，明居上，空居下，意取光明照耀空間(天空)。取之為名，

即喻己之光明、大德、照滿天下，
為崇己、服人之意也。各書所載盟
，不誤。

(二)月、武后改作𠔁、草、行書作𠔁。

[與○為月外形，兼具圓缺，出、
意為月內物，或謂兔、蟾之形。今
新唐書、通鑑、續通志、集韻、宣
和書譜並作𠔁，非。婁師德文、殷
玄祚書之唐契苾府君碑、昇仙太子
碑、大周故河南郡丞格善義妻研斯
氏墓誌、疊州密恭縣丞楊師善及夫
人丁氏墓誌、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
行司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妻田鴈門
縣君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太原王府
君墓誌、唐高行仁墓誌、唐齊朗墓
誌、唐故武騎尉徐巨源墓誌、大唐

故韓王府記室參軍元智威墓誌、大
唐故項城令邢郭君墓誌、大周故上
柱國太原王玄裕墓誌、大周故文林
焦松墓誌、唐處士張景之墓誌、唐
孝廉張慶之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張
素其光墓誌、上柱國張思賓墓誌、
大周杏冥墓誌、大周故文林郎貞隱
子弘則先生墓誌、夏官郎中慕容君
唐故夫人費氏婉墓誌、大周洛州淝
鄉縣尉慕容昇墓誌、大周故左肅政
臺侍御史慕容知廉墓誌、唐益州大
都督府功曹參軍事張玄弼墓誌、大
周故將仕郎房懷亮墓誌、皆作匱、
 或囧。知匱、囧為是。鄭樵通志謂
 為囧、又作匱，係因匱囧形近匱囧
 致誤。

(三)、日、新唐書、通鑑、大雲經疏、續通志謂武后改作㊟，集韻、正字通作日，通志作○，宣和書譜作日，並非。明拓唐契苾府君碑、昇仙太子碑、大周故河南郡丞格善義妻斯氏墓誌、疊州密恭縣丞楊師善及夫人丁氏墓誌、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妻田鴈門縣君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太原王府君墓誌、唐高行仁墓誌、唐齊朗墓誌、唐故武騎尉徐巨源墓誌、大唐故韓王府記室參軍元智威墓誌、大唐故項城令邢郭君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太原王玄裕墓誌、大周故文林郎焦松墓誌、唐處士張景之墓誌、唐孝廉張慶之墓誌、大周故上柱

國張素其光墓誌、上柱國張思賓墓誌、大周杏冥墓誌、大周故文林郎貞隱子弘則先生墓誌、夏官郎中慕容君唐故夫人費氏婉墓誌、大周洛州肥鄉縣尉慕容昇墓誌、大周故左肅政臺侍御史慕容知廉墓誌、唐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參軍事張玄弼墓誌、大周故將仕郎房懷亮墓誌，皆作②。○為日之外形，乙為金鳥，說文云：「日，古文，象形」，段注：「蓋象中有鳥，武后乃竟作回，誤矣」。按武后改日為②，取日中有鳥之意，段氏引「日」謂武后誤，實其自誤，以譌謂譌，非武后之誤也。且「月中有鳥」神話，由來已久，武后前之甘氏星經（楊升庵文集

卷七十一、四百十一引)。天問、淮南子精神篇、史記龜策列傳、(此係承陳槃庵先生檢示、特致謝)皆有述及。

(四)、星、武后改作○。取其象星之形，今各書皆作○，不誤。唐武后時碑誌同。

(五)、地、新唐書、通鑑、通志、續通志、集韻、宣和書譜、謂武后改作𡗗。正字通云：「別作𡗗。𡗗。」又云：「𡗗即𡗗之首。」按今澤存堂五種、玉篇土部第九、葉十六、錄有「𡗗」字，𡗗下云：「迪利切，古地字」。玉篇成書在武后之先，而孫強增加字數，時值唐上元元年(674 A.D.)，亦在武后之前，知此「𡗗」字非武后時所作。實係借用推

行而已，取地上包括有山、水、土之意也。各書謂武后所作，非。

(六)、年、新唐書、通鑑、續通志、謂武后改作𪛗，通志作𪛗，集韻作𪛗，宣和書譜作𪛗，並誤。按武后改作𪛗，草、行書作𪛗。意在己大周長久不墜，得享千千万萬年，與秦始皇欲其子孫萬世為君意同。昇仙太子碑、高行仁墓誌、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妻田鴈門縣君墓誌、大唐故韓王府記室參軍元智威墓誌、大周故文林郎焦松墓誌、作𪛗。唐契苾府君碑、大周故上柱國張素其光墓誌、大周故河南郡丞格善義妻𪛗斯氏墓誌、大唐故項城令邢郭君墓誌、大唐故

武騎尉徐巨源墓誌，作𡗗。今據正。

(七)、臣，通鑑謂武后改作𡗗，續通志作𡗗，誤。新唐書、通志、集韻、宣和書譜作𡗗，甚確。唐武后時碑誌同。按此以「一、忠」二字合為臣字，意在使臣下對后忠心如一，不得存二意，因其廢唐稱周，恐臣民不服，遂以𡗗為臣，示為其臣，必需忠貞耳。

(八)、天，新唐書謂武后改作𡗗，通鑑作𡗗，續通志作𡗗，通志作𡗗，並誤。集韻、宣和書譜作𡗗，甚確。今見昇仙太子碑，及項城令邢郭君墓誌，大周故河南郡丞格善義妻研斯氏墓誌，唐疊州密恭縣丞楊公及夫

人墓誌、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
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妻田鴈門縣君
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太原王玄裕墓
誌、大周故文林郎焦松墓誌、唐處
士張景之墓誌、唐孝廉張慶之墓誌
、大周故上柱國張素其光墓誌、大
周洛州淝鄉縣尉慕容昇墓誌並同。
按此「𠂔」字、為篆書，於武后前
即有之，為后所借用，各書謂武后
所造，非也。

(九)、正、新唐書、通鑑、通志、續通志
、集韻、宣和書譜謂武后改作𠂔。
按此「𠂔」字，為武后所借用，或
作𠂔，澤存堂五種、玉篇王部第六
、葉八、錄有此「𠂔」字，謂：「
𠂔，古文王字，」本為王字，武后

借作正，意指己為王乃正統也，並含有春秋經之「春王正月」之義。各書謂武后所造，非。

(十)、載、新唐書、通鑑、謂武后改作廌、通志作廌、續通志作廌、集韻作廌、宣和書譜作廌、並誤。按應作廌、草、行書作廌。唐契苾府君碑、高行仁墓誌、大唐故武騎尉徐巨源墓誌、唐疊州密恭縣丞楊公及夫人墓誌、並作廌。昇仙太子碑作廌。今據正。

(十一)、初、通志謂武后改作廌、續通志作廌、集韻作廌、宣和書譜作廌、並誤。按應作廌。高行仁墓誌、大唐故武騎尉徐巨源墓誌、大唐故韓王府記室參軍元智威墓誌、唐疊州密

恭縣丞楊公及夫人墓誌，並同。武

后作此字之意，暗示「天(石)明(明)

人土」即天下光明，照耀人間土地

，意指其享有之天下，皆光明燦爛

也。

(十二)、證、通鑑謂武后改作鑿、通志作鑿

、續通志作鑿、集韻、宣和書譜作

鑿，並誤。按應作鑿。唐契苾府君

碑、唐齊朗墓誌、同。為武后所改

，寓主可以永久安全，取吉祥之意

也。今據正。

(十三)、聖、通鑑謂武后改作璽、通志作璽

、續通志作璽、集韻作璽、宣和書

譜作璽，並誤。按應作璽。昇仙太

子碑、唐契苾府君碑、唐齊朗墓誌

、唐上柱國張思賓墓誌、大周故文

林郎貞隱子弘則先生墓誌、夏官郎中慕容君唐故夫人費氏婉墓誌、大周洛州淝鄉縣尉慕容昇墓誌、大周故左肅政臺侍御史慕容知廉墓誌，並同。為武后所改，寓其為正統女主，得以長久之意。今據正。

(四)、人、通鑑、集韻、宣和書譜謂武后改作𡩊，甚碻。昇仙太子碑、夏官郎中慕容君唐故夫人費氏婉墓誌、大周故左肅政臺侍御史慕容知廉墓誌、大周故文林郎貞隱子弘則先生墓誌、大周杳冥墓誌，並同。續通志誤作𡩊，非。此「𡩊」武后所改，寓一生為人之意。

(五)、授、通志謂武后改作𡩊、續通志作𡩊、宣和書譜作𡩊，並誤。集韻作

穰，近似，按應作穰。唐契苾府君碑、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妻田鴈門縣君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太原王府君墓誌、大周故河南邵丞格善義妻訢斯氏墓誌、唐疊州密恭縣丞楊公及夫人墓誌、大周故上柱國太原王玄裕墓誌、大周洛州肥鄉縣尉慕容昇墓誌、大周故左肅政臺侍御史慕容知廉墓誌，並同。此為武后所改，今據正。

(六) 國、通志、續通志、宣和書譜謂武后改作圀。集韻同。正字通云：「武后好改新字，有言國中有或，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改為國。復有言武在口中，與困何異？改為圀」

。」「記纂淵海卷八十二、葉十六、亦云：「則天好改新字，有言國中有或，或者域也，乞一武鎮之，乃改作國。復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国。」按「圀」字非武后所造，今見澤存堂五種、玉篇口部第四六八、葉十七、載有此「圀」字，云：「国、圀、古文國字。」係武后所借用，各書謂武后改造，非也。

(七)、君、新唐書、續通志、謂武后改作厶、通鑑作厶、宣和書譜作厶，並誤。大雲經疏作厶，近似，按應作厶。大唐故韓王府記室參軍元智威墓誌、同。此為武后所改，意指其為君，乃天賜大吉、及天下大吉兩

義。

(六)、戴、新唐書謂武后改作廩、通志作庫、續通志作廩、宣和書譜作廩。

今各碑誌、未見著錄，蓋因涉載字而誤。各書謂武后所作，非也。

(七)、生、宣和書譜謂武后改作匪。今各碑誌、未見著錄，此蓋涉匪字而誤。

。非武后所作。

綜上所考，各家謂武后改作之字，謠誤極多。其致誤原因，蓋因材料、抄錄、刻版之故。遂以謠傳謠，歷久不為人辨，今訂正如上，庶可撥雲見日矣。

叁、結語

總結本文所述，武后一朝，改字情形約可分為下列四點：

一、改字原因：高宗李治晚年多病，武

后即握實權，延用私戚，為之左右手，迄弘道元年（683 A.D.）十二月高宗崩，后遂攝理政事，相機自代，垂拱四年（688 A.D.）四月，由武承嗣製造符瑞，「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見通鑑卷二百四葉五、b面）。藉以取信臣民，自立為王，并改字以配合之，皆在於政治作用也。

二、改字主要人物：以常理度之，武后改字，當非親擬，司其事者，實宗秦客、武承嗣二人。通鑑二百四、天授元年下云：「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及同卷垂拱三年下：「武承嗣又使

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富有天分。」是其證。

三、改字時間：史書均未詳，今以則天時碑誌拓片證之，應在永昌元年(689 A.D.)四月十六日至載初元年(689 A.D.)
(永昌元年十一月，改為載初元年正月，用周正)一月之間。

如唐故忠州司馬婁德臣墓誌銘云：

「以垂拱四年(688 A.D.)八月二十日遘疾，終於官舍……即以永昌元年(689 A.D.)四月十五日，葬於北邙山，禮也。

」文內未見改字。而唐高行仁墓誌銘云：「以廣慶元年(689 A.D.)丑⑤二十二⑥，卒於私宅，春秋七十有一。

」已見所改之字鑄入墓誌，可為本說之證。

四、改字數目：計聖(照) 〇(星) 年(年) 惠(臣) 王

(人)𡈼(君)𡈼(載)𡈼(初)𡈼(證)𡈼(聖)𡈼(授)十一
文，為政治作用而改。𡈼^⑤(月)𡈼^⑥(日)
二字，據神話傳說所改。而而^(天)𡈼^(地)𡈼^(正)(武后作正，實是王字)𡈼^(國)四字，為武
后所借用(武后之前，玉篇已有)，後人不察，謂
為武后所作，誤矣。總之，武后時
異於當時通行之字，共十七文耳。

今就改字一事言之，武后其人，實「
巧慧多權數」(見通鑑一九九卷二八)，迷信「玉兔金
烏」為日月中物，遂改月作𡈼^⑤、日作𡈼^⑥。
自喻光照天下，以「明空」為𡈼，使己名
之。欲享萬世帝業，有「千千万萬」率之
作。恐臣民二心，合「一忠」為𡈼。自認
正統，取「𡈼^(正)主長^(長)」為𡈼。祈己安康
長壽，集「主永全」為𡈼。製「一生」為
𡈼，「天大吉」為𡈼。復以古文𡈼、𡈼、

圀，篆文而，代地、正、國、天、四字，示復古耳。要之，武后時之改字，皆含有神話傳說，迷信、愚民，以達其政治作用目的也。

五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脫稿

五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改寫於南港舊莊

一月二十四日胡故院長週年祭日錄竟

[illegible]

撰人姓名	新	名	數	14	歐陽修
書	老	葉	名	數	76
撰人姓名	司馬	名	數	元	溫
書	老	葉	名	數	204
撰人姓名	鄭	名	數	想	忘
書	老	葉	名	數	509
撰人姓名	紀	名	數	的	志
書	老	葉	名	數	71
撰人姓名	丁	名	數	定	讀
書	老	葉	名	數	374
撰人姓名	宋	名	數	撰	撰
書	老	葉	名	數	8

今世